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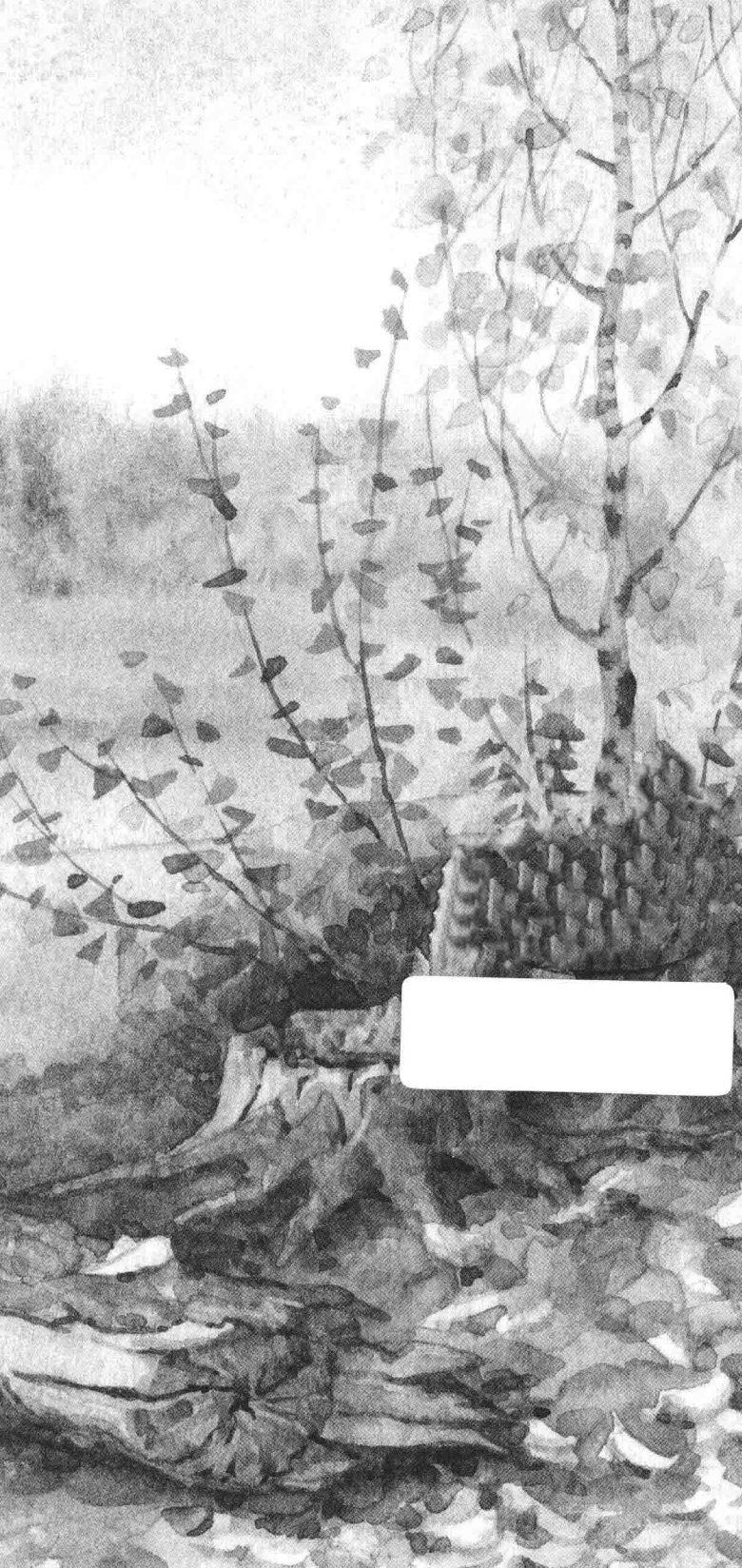


追赶养蜂人

刘荣书 / 著

在作品中表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复杂的情感遭遇。对于底层人物的挣扎，作者报以同情和悲悯，也给予真诚的关怀。

 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

追赶养蜂人

刘荣书 / 著

 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追赶养蜂人 / 刘荣书著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3.10

(中国书籍文学馆 · 小说林)

ISBN 978-7-5068-3859-7

I . ①追… II . ①刘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82788 号

追赶养蜂人

刘荣书 著

图书策划 袁 翔 袁付强

特约编辑 陈 武

责任编辑 杨铠瑞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198 千字

印 张 15.25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859-7

定 价 30.00 元



序

李敬泽

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，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，在我的想象中，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、爱文学的人开放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，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——“文革”时有一论断叫做“读书无用论”，说的是，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，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，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。但说到读文学书，我也是主张“读书无用”的，读一本小说、一本诗，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，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，那不如不读，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，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、诗给读歪了。怀无用之心，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，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，它所能予人的，不过是此心的宽敞、丰富。

实则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并非一个场所，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、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。按照规划，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，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品，就好

比一座厅堂架起四梁八柱，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。

现在要说的是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这批实力派作家，这些人我大多熟悉，有的还是多年朋友。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，现在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把他们放在一起，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，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，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。

当代文学，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，大抵集中在两端：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，十几人而已；另一端则是“新锐”青年。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，很舍得言辞和篇幅。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，一批作家不青年了，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，他们写了很多年，还在继续写下去，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，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。

但此中确有高手。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，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：

一、他确实没有才华。

二、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，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。

三、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。

四、他的运气不佳，或者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，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、记住他。

也许还能列出几条，仅就这几条而言，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，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。实际上，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、可能性和创造契机，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。

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、值得期待的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

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，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点——它可能真的构成一个场所，在这个场所中，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，而且，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，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，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，或许是别有洞天，或许是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……

目
录

马失踪

001 ◀

追赶养蜂人

016 ◀

女 孩

062 ◀

遥远的亲人

078 ◀

世 界

110 ◀

目
录

细雨唤醒狮子

► 130

天赐的夏天

► 167

地理指南

► 183

双 生

► 198

马失踪

在春天远未到来时，白马，黑色石头，火焰，脸庞黝黑的男人，流水样的道路，星星，高过云彩的山峰，细眼睛女人，这些陌生事物，便在少年来喜梦境里交替出现。他不清楚它们预示着什么。在以往经验里，所有梦境的疑难都可在现实中得以解答。比如他梦见三只羔羊，从河水中央蹒跚而出，过不了几天，他家的母羊便产下了三只羊羔；比如他在梦境里听到乌鸦的叫声，看见一位老人慈祥的笑容，那么这老人在身体无恙的情况下，于三天后的某个傍晚，结束一天的劳作，蹲到饭桌边吃饭时，便毫无征兆地逝去……母亲去世前的那些日子，大群乌鸦聒噪着覆盖了少年的梦境，乌鸦排泄的粪便，以及它们相互碰撞时掉落的羽毛，落在他的嘴边，他的手臂上。父母看不到他在梦境里的挣扎，只是被他胡乱挥舞的手臂和谵妄的呓语打搅了睡眠。他们觉得，这孩子一定是被噩梦魔住了，推又推不醒他。他一定是玩累，或是在白天受了什么委屈……他像个被巫术缠身的人，过早洞悉了这世间众多的秘密。上帝为了惩罚他，或为了捍卫自己在人间的权利与地位，不使这孩子过早地将秘密泄露出去，便使他成了哑巴。

六岁那年，仅仅一场小小的感冒，医生用错药，少年来喜便再不能说话。

这天来喜在屋子里昏睡。整个过程从中午一直持续到黄昏。这段时间，他不知村里发生了什么。人们乱哄哄涌到村东的饲养场去。把仓库里的犁、锄头、缆绳、盛粮食用的麻袋……全部搬弄出来，在院子里按比例分成几份。人们围着马厩里的牲口窃窃私语，最终在牛角上，驴屁股上，马脖子上，贴上标签，编上记号……黄昏像众多的蝙蝠涌进屋子。少年来喜醒了。他揉着眼睛，屋子里的一切难以分辨。但意识里，一匹高大健壮的马，在昏暗中呼之欲出。马喷出的鼻息声，来喜听不到。但能看清它稳健的四肢，飘逸的马鬃，以及温和漂亮的眼睛……少年来喜跑出去，果然看见父亲牵一匹马，从暮色中走进院子。来喜属马，喜欢马。黄昏模糊了马的颜色。来喜大喜过望，他扑过去，踮起脚尖，揽住马的脖子。嘴里“呀呀”叫着，意思是问：你从哪儿弄来的一匹马呀？

与来喜的兴奋相比，父亲未免显得有些沮丧。他一路上都在埋怨自己手气不好，抓阄抓到这匹马。他本来是想抓到一头牛的。生产队里有五头牛，抓到哪头他都认可。要不抓到那头青灰色母驴也行，肚里还揣着驴崽呢！当他把纸条抓在手里，慢慢展开，周围人都发出惊呼。像是感叹，又像是幸灾乐祸。纸条上写着6号，他以为是9号。9号便是那头驴子，6号才是这匹马。当时他头都大了，以为是抓到了9号。他把纸条颠来倒去，怎么看怎么是9号。但会计说是6号。来喜爸爸提出质疑：我抓到的不是9吗？怎么会是6号？等9号抓出来，大家众眼难辨。两个号同样的笔体，正着看都是6号，倒着看又都是9号。生产队长在一旁训斥会计，说你这是咋搞的嘛！刚从学校出来的会计自知理亏，大气不敢出，三七开的小分头一劲往外淌汗。生产队长最后把抓到6和9号的人聚在一起，说公平点，再抓一次阄吧。会计这次不敢马

虎，把6写成大写的六，把9写成大写的九。纸条盛在草帽里。来喜爸爸出手一抓，便抓到了六号。脸马上灰了。

抓到了就抓到了吧，有什么办法呢？爸爸呵斥了来喜一声，将马牵进草棚。草棚低矮，马头顶着屋梁，不安地踏着步子，马尾扫来扫去。看看天，天阴阴的，像要下雨的样子。马淋了雨可不行，更何况院子里没有一根结实的栓马桩。更何况，这马再怎么不遂心，却是命该跟了自己。马值半个家当呢。父亲只好把马牵进屋里。

来喜这才看清那马的颜色，并认出了它。它是生产队里那头黑色公马，马臀浑圆，四蹄如斗，马鼻上翻，尾鬃硬如钢针，扫到脸上，疼得厉害，全村淘气男孩不敢上前造次……去年春天，来喜去饲养场附近玩耍，见四五个壮汉围着这马，将马牵到两棵树旁。树侧各埋两根木桩，树与木桩间又横绑了两根椽子，成一等腰三角形。马夫将马引进，几个人麻溜上去，一人将马头固定在前方树上。又有两人用麻绳将马身缚住，一人弯了腰，费力地将左侧后肢提举起来，用绳子固定在树桩上。马“咳咳”叫着，发泄着愤怒。公社兽医站的老魏，中午大概喝多了酒，晃悠悠踱到马屁股后面。来喜这才注意到马的胯下，黑乎乎阴囊状如茄子。老魏绾一绾袖子，哈腰，手中刀片不知何时亮出，手起刀落，马的叫声由嘶愤转为悲鸣。老魏左手一甩，不知是何物件落进早已准备好的脸盆里，却不想一条黄狗斜刺里冲出，衔起就跑。老魏急得跺脚，叫人去追，自己手忙脚乱在马屁股下忙活，先是鼓捣一阵，而后手指抓起一撮白色粉末，洒进马的阴囊之内。

马不叫了，身子却不由自主颤抖起来。当人们松开缚住它身体的绳索，它仍在颤抖。整个身子垮塌下来。老魏似乎还在为黄狗叼走的东西懊恼，训斥那几个围着马转悠的社员：把马扶起来，不能让它卧倒。老魏又掏出一卷绷带，丢给另一社员说，把尾巴缠起来，缠得越紧越好。

此后将近一月，来喜都能看见这四匹马由人牵着，什么活儿也不做，村前地头来回溜达。马似乎温顺了些，低着头，对身后围观的来喜们置

之不理。孩子们奇怪的是马的尾巴，用绷带缠着，缠得紧紧的，像一根白色棍子。孩子们不怕棍子，怕的是扫帚。至于为什么要把马尾绑成棍子，这么清闲自在地溜达，孩子们没有兴趣，也不想知道。到后来那根白色棍子在雨中变成灰色，然后又被大路上的尘土染成黑色，直至脱落。直至孩子们又不敢去马前造次。

社员们却对兽医老魏的手艺纷纷质疑起来。有人说那天老魏酒喝多了，也有人说老魏是阉猪的，猪和马怎能同日而语？阉猪匠又怎与阉马匠相提并论。阉个猪多容易，用脚踩住，挤鱼肠一样将猪的睾丸挤出来完事……对了，老魏那天将马的睾丸割净了吗？马有几个睾丸？只看见他切出来一个，还被狗叼走了……那你有几个睾丸？被问者捏捏裤裆，对马有几个睾丸不敢妄下定论……但老魏的手艺不行却是毋庸置疑。以后生产队再有类似的活计，是再不敢请老魏了……因为那公马被阉割以后，仅仅安静了几天，便又趾高气扬起来。看见母驴，竟激动得什么似的。安排谁去役使它都犯怵，大家隐隐觉得，这马早晚得闹出点事来。果不其然，仅仅过了两月，马就闯下大祸，使得来喜爸爸的腿养了半年，仍是落下跛脚的毛病。那次，马拉一车粮食去粮站，期间惊车冒套，将赶车的来喜爸爸压断了腿，粮食撒了一路。大家听到消息，纷纷赶去，在粮站门口才截住它，其实不是截住，是它自己停住了。一副下贱的样子，马的胯下生出第五条小腿，正围着一匹栗色小母马兜圈子呢。这是一匹未阉净的马，大家都这样说。

来喜爸爸整个晚上仍在懊恼。自从惊马被压断腿之后，他始终对这匹马敬而远之。他有一点怕它，也有一点恨它。但今天鬼使神差般抓到这匹马，他就更加担心起来。不知这是福还是祸。福呢，是这四匹马谁都不想要，干活是一把好手，惹起祸来毫不含糊。作为缠手货，大家一致认可将一挂破旧的马车作为搭配。谁抓了这四匹马，马车就等于白送给了谁。祸嘛，是来喜爸爸觉得这马肯定还要有故事发生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只能多加防范，多长只眼睛吧。

但来喜兴奋得一个晚上也未睡好觉，围着马绕来绕去。马俨然成了这家庭的一员。吃饭，来喜盛一碗米饭端给马。马也似乎懂了规矩，用鼻子在碗上嗅嗅，打个响鼻。爸爸对来喜打着手势，指了指自己脑袋，意思是说来喜真笨！来喜这才大悟，去院里扯了把青草，马才扁着嘴吃起来。躺在床上，迷糊中来喜想到马睡下没有？翻身下床，去看那马。却见马双目炯炯，站立如桩，没有一点瞌睡的意思。来喜细细打量它，忽地想起自己梦中的那匹白马。而这马显然又不是梦中的那匹，莫非要等到冬天下雪，它灰黑的颜色才会被染成白色……来喜想不透这问题，捱不过，终是睡了过去。梦到母亲的手掌抚在额头之上，温暖，而又迷醉。却不知是那匹马，从堂屋里走进他们父子的睡房，用湿润的鼻唇，在他的额上轻轻触碰了一下。

这天，父子俩赶着马车，从河套往家里拉沙子。沙子是秋后一筐一筐从河床上挑出来的。沙子晾干后，铺在马厩里，铺在猪圈里，牲畜住得舒服不说，也不至于染了病，还可以多积肥，来年春天好种地。

半路上，来喜爸爸就发觉了马的异样。马先是仰了仰脖子，巨大的鼻孔朝空气里连打了无数个响鼻，而后嘶鸣一声，前蹄腾空而起……来喜爸爸勒紧缰绳，左手去扳马车的车闸。车闸有点老，吱吱叫唤。来喜爸爸一边挥舞鞭子去抽马耳朵，一边大骂：畜生，你又犯了哪门子邪！但一切都晚了，马由刚才的缓步慢行，速度猛然加快。对它的鞭打好像是在催促它奋起四蹄……平展的土路忽然间变得起伏，父子俩犹如坐上汹涌的浪尖。爸爸的心一劲往下坠，想起以前惊马的遭遇，连呼喊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最后侧一侧身子，将坐在外手车辕的来喜用胳膊揽着，跳进路旁一条壕沟里。幸亏沟里有一垛玉米秸，才不至摔伤了腿。但玉米秸却划伤了他的脸。脸上血流如注。他们从沟里爬出来，看见大路上腾起一朵又一朵黄色烟尘。烟尘是由沙子和尘土制造的。晴朗的冬日里没有一丝风，远远看见的人，以为是什么东西在爆炸，轰隆隆的。一会，

一只黑色的轱辘从烟尘里跳出来，一会，一块车厢板从烟尘里弹出来，打在路旁的树上……那烟尘越来越淡，人们这才看见来喜家的那匹黑马响着粗重鼻息，疾驰而过。马屁股后拖着两根断了茬口的光秃车辕。车在奔跑的过程中被马拖散了架。人们目瞪口呆，纷纷议论。又看见来喜爸爸疯了似的从后面赶上来，想问问他发生了什么。却见他满脸血污，表情吓人。跟着又跑过来个哑巴来喜，大家想问一问，忽然想到来喜是个哑巴，还问什么！

来喜在离自己家很近的地方站住了脚。他搞不清马怎么会忽然间疯跑起来。因以前爸爸被马车压断过腿，来喜知道一些惊马的事，况且爸爸警告过他，尽量离家里的这四匹马远一些。但半年多的时间里，马总是显得温驯，来喜亲近它，它也亲近来喜。来喜喂马，先是把青草远远掷给它。后来使用手掌掬一捧黄豆，伸到马头之下。马温良地喷着鼻息，去接触来喜掌心里的粮食。鼻唇触到来喜掌心，痒痒的，让来喜小小的身体不禁颤抖……来喜甚至想，哪一天他要骑上这匹马。每到冬天，伙伴们都去野地里抓散养的驴骑。来喜不骑驴，他要骑马。

街上围了很多，越过人头，来喜看见自家那匹黑马。起初以为马是想家了，或是饿了，才这么疯癫跑回家。但你不知道这有多鲁莽，有多危险。况且爸爸会被气死的！爸爸生气了就用鞭子死劲抽马，专抽马的耳朵。打得马像一个委屈的孩子，马眼里盈泪。

拨开人群，那梦境里的事物，忽然在少年来喜的眼前出现……

白马、黑色石头、火焰、脸庞黝黑的男人……这块平原以北，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。铁路往北，还有一块面积很小的平原。再往北，便是连绵不绝的群山。铁路划分了平原与山区的界限。平原上的人把铁路以北的人笼统称为“铁路北的人”，而不是叫“山里人”，或是别的什么。每逢秋天到春节过后的一段时间，总会有山里人拉了大块煤炭，越过铁路，用煤炭来换取这里的粮食。山里人口音怪异，说话饶舌，据说他们的舌头比普通人要长出那么一截。说“二”的发音最怪，本来灵巧

的下滑音，楞被他们说成粗笨的上行音。

这是一个脸庞黝黑的山里人。他赶着一匹白色母马，车上装满了黑色石头。而在少年来喜眼里，那黑色石头等同于火焰。石头怎么会燃烧？它们被填进灶膛，竟至膨胀，融化，变成柔软红色，这是少年来喜始终不愿相信的一件事。直到上学，老师讲煤炭是由几亿年前的植物或树木演变而来，来喜这才释然。

这是一个奇怪的山里人。他不多话，让人以为他是哑巴。但他又会说话。等大家问他话时，他又置之不理。没人问他话时，他又自言自语起来，把煤炭换粮食的价格重复一遍又一遍，而且嗓门极大。说话就像在同人吵架。大家后来才搞明白这是一个聋子。直到很多年后又搞明白，他的耳朵是在煤矿上放炮，震聋的。

来喜家的黑马围着白色母马丑态百出。有很多人都围在那里等着换煤炭呢。黑马等于搅黄了山里人的生意。白色母马万分矜持，踏着步子，躲避着黑马的进逼。大块的煤炭从车厢里滚落下来，被围观的人捡起，藏起来据为己有。山里人护着白马，嘴里“嘘嘘”叫着，驱赶来喜家的黑马。赶不走，就用巴掌去打凑近前的黑马。大家看山里人的样子，有些可笑，护白马就像护自己女儿，唯恐吃了什么亏似的。

来喜爸爸追马追得骨头散了架，叉腰站在原地喘气。他早料到有这样一匹母马等在这里，要不然这畜生也不至于这么玩命。但庆幸的是惊马未伤到路人，他这才放宽了心。他喘匀了气，去牵自家的黑马。他去牵马，来喜便围着他爸爸打转。少年来喜是想伸手帮一下他的爸爸。大家都在一旁不无担心地叫着：来喜来喜，离你爸爸远点。来喜来喜，小心马踢到你！

未料那山里人冲来喜爸爸大声吼道：是你家的马呀？是你的马怎么不赶紧牵走，不想要了咋地！

山里人的吼叫让来喜爸爸愣住了。他眼巴巴瞅着这身材高大的山里人，忽然想到自己所受的委屈：父子俩险些丢了命，好端端一挂马车，

就这样废了。那可是不小的家当啊！他抓阉抓到这匹黑马已过了大半年时间，这大半年时间里马儿相安无事，他沾沾自喜，甚至暗自庆幸……要不是你这山里人，要不是你这该死的母马，怎么会生出这等怪事！

黑马的丑态令来喜爸爸颜面无光。山里人扬着鞭杆在黑马身上重重抽打，并且声音响亮地骂出一句粗话。在别人听来他是在骂那匹厚颜无耻的马，但在来喜爸爸听来却认为山里人是在骂自己。来喜爸爸松了抓缰绳的右手，跔起脚来，隔了他家黑马，重重地在山里人脸上抽了一巴掌。

这一巴掌在大家看来就有点欺负人的意思。但来喜爸爸的为人摆在那里，平时老实得连个屁都不放。想想他今天的遭遇，也真是不幸。再想想那山里人说话时粗门大嗓的口气，你不知道你一个外乡人，出门在外，说话行事要处处小心谨慎。我们平原人去你们山里，不定会遇到怎样的待遇呢。所以大家看那山里人，眼神里竟有了几许责怪的意思。

山里人呆住了。他直愣愣看着来喜爸爸。从来喜爸爸愠怒的脸上找不出一丝妥协。他便把目光转到周围人脸上去，希望从他们的脸上读出一丝同情，也好让他说话。但他发现周围人一脸冷漠。

山里人黝黑的脸上印着五个通红的指印。由于肤色的粗粝，那五个指印一会就晕染成一团均衡的红。就像他做错了事，脸忽然涨红了一样。山里人的目光在人群里游走，最后定在少年来喜的脸上。他看见少年来喜仰着头，无助地看着他，少年来喜的眼睛里，竟汪着一层泪水。

山里人对来喜笑笑。笑得意味深长。然后弯腰整理自己的东西。最后赶着他的白马，离开了这个村子。

夜里，来喜似乎听到了马的嘶鸣。但他却是听不到的。他或许是闹了肚子，想去茅厕方便一下。爸爸喝了些酒。大概是由于伤感，或是因为气愤。他把马牵回家，拴在马桩上，狠狠打了一顿。先是把鞭杆打

折了。而后抄起手腕粗的木棍，木棍也打折了。马不嘶也不叫，像个负气的孩子，它用它的沉默对抗来喜爸爸的粗暴。每一棍子下去，马的身体就会轻轻战栗。躲在一旁的来喜，觉得每一下都打在自己的身上，直至惩罚结束，少年来喜竟有了遍体鳞伤的感觉……爸爸睡得死沉。来喜听不到他的鼾声，也听不到静夜里门轴怪异的响声。院子里铺满白色月光，仿佛泛起遍地寒霜。少年来喜犹如置身于梦境。他只见马的影子在院门口闪了一下，便向广袤的夜色投奔而去。

来喜踉踉跄跄跑到马厩去看，见马厩内空空荡荡。只有一截被扯断的绳子。他“咿咿呀呀”叫唤。但他唤不醒熟睡的爸爸。来喜追到院门口，恍惚中看见那马的影子，马将要被浓淡的夜色吞没。来喜向前追赶几步，嘴里发出叫唤，夜色中的马停住脚步，回过头来，像是在等待着来喜，又像是在诱惑着来喜。来喜再追，马又跑动起来……如此这般，少年来喜，便真的走进了他自己曾经熟悉的梦境之中。

这样说来，那白马、黑色石头、火焰、面庞黝黑的男人，曾在这个刚刚逝去的白天真实出现过，他们印证了少年来喜的梦境。而这夜色里状如流水的道路，在来喜的意识里，是梦境，还是现实呢？而实际上，少年来喜追随着这四匹马，走过了周边无数个村子，走过了王土、米镇、唐家河、瓦岗寨、井里、苏家庄、李庄……来喜的脚步追得紧一些，马的步子便快一些；来喜累了，走得慢，这马便仰起鼻孔去夜色中嗅闻那白色母马留下的气息，步子也会相应慢下来。母马的气味在清凉的空气里忽隐忽现，一会浓烈得令它心旌摇荡，一会又消失得难辨踪影，令它怅然若失。道路弯弯曲曲，流水一样重复；村庄密密匝匝，面孔一样模糊……少年来喜愈来愈绝望。在最初一段道路中，他甚至想返回家去，叫醒爸爸，叫醒村里的乡亲，来抓回这匹出奔的马匹。但他又担心马从眼前消失了踪影，自己是把这匹马拉回家里的唯一希望，他自知责任重大。有两次，他甚至靠近了那马，马在寒霜泛起的道路上久久徘徊，来喜差点就抓住了马的缰绳。但他小小身体向前扑去时，马却敏捷跳开，